

目 录

封面题签.....周汝昌

北固山前英灵长在

——悼念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同志.....薛和仲(1)

怀念夏佩白同志(诗三首).....蒋逸雪(4)

日本森本长老访问焦山记.....茗 山(5)

镇江原绍宗藏书楼创立概况.....王旋伯(10)

重建镇江伯先公园内藏书楼简介.....姚荷生(14)

游京口三山与绍宗书楼宴集(诗二首).....柳诒征(92)

京口山多探药材

——镇江野生药材分布概况.....柯拾萍(16)

镇江鸦片烟土贩卖史话

——从一九一〇年前后到一九四五年.....杨方益(21)

关于一九三五年刺汪案见闻回忆.....卢佛慧(42)

润城旧事诗话(选录).....杨积庆(58)

金山是怎样上岸的?.....刘雨男(63)

金山古刹胜迹多(转载).....中国新闻社(66)

镇江蒜山古今谈.....殷光中(69)

金山雪浪石,雅鉴自东坡.....王正雅(71)

苏东坡在陶都宜兴.....韩其楼(75)

“驸马庄”名称的由来.....市地名办公室(79)

镇江驸马庄传说与《谢氏九修族谱》

.....江魁庐、丁志安(82)

- (11) 伏虎山.....
(12) 伏虎山.....
(13) 伏虎山.....
(14) 伏虎山.....
(15) 伏虎山.....

- (16) 伏虎山.....
(17) 伏虎山.....
(18) 伏虎山.....
(19) 伏虎山.....
(20) 伏虎山.....

- (21) 伏虎山.....
(22) 伏虎山.....
(23) 伏虎山.....
(24) 伏虎山.....
(25) 伏虎山.....

- (26) 伏虎山.....
(27) 伏虎山.....
(28) 伏虎山.....
(29) 伏虎山.....
(30) 伏虎山.....

北固山前 英灵长在

——悼念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同志

薛 和 仲

故中共江北特别委员会书记兼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李超时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慷慨就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我市北固山，于今已将五十年了。

犹记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我在镇江学习测量绘制时，几次晚夜探访北固山，寻找他的就义地址。当年，我曾写有悼念他的诗一首：

荒草没行径，英雄岂不传？

重来寻北固，弯月正西悬。

此情此景，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半个世纪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艰辛，创建了新中国。想不到的是，正当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却又受到了林彪、江青等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分子的干扰破坏。他们横行十年，终于受到人民的审判。目前，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正满怀信心，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深信超时同志忠魂有知，当可含笑、引慰于九泉之下！

中共江北特委书记（原为通如特区，后改江北特区）兼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同志，原籍江苏邳县八义集人。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海县委书记、中共徐州、

海州、蚌埠特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江西成立时，原任江北特委（原称通如特委）书记、军长何昆同志，在一次重创敌人的战斗中，不幸牺牲，超时同志受中央军委任命兼任红军第十四军长，指挥江北地区红军武装斗争，英勇驰骋在泰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海门、启东等县广阔地区，迭获胜利。一度迫使泰兴敌人困守孤城，下午三时后即不敢让城内人出城下乡，白天也经常闭城、戒严，甚至在城门口架设铁丝网等防御工事，朝不保暮，恐慌万状，我军声威大震。由此，大大惊撼了当时窃据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因而调来大批反动的“省防军”、各县“警卫队”、“保卫团”，向我疯狂反扑，并大肆招降纳叛，收买内奸，在我军内部策动反革命叛变。由于其时我党内的左倾路线，正居于统治地位，政略、战略上犯了一些错误，如过早地侵犯富农利益（富农党员黄正选叛变），扩大了打击面，使中农疑惧我军；军事上，一味强调以农民武装进行攻坚战（如三打老虎庄，大打黄桥，围攻泰兴城等等），致使作战失利，再由于领导层中某些同志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失却在那种万分尖锐、复杂斗争中应有的警惕性，如：对潜伏在我革命队伍中的内奸李吉根，不加防范，发现通敌行迹时也未及时处理，养痍成祸，致使李吉根得以被收买，从容勾结敌人，叛变，杀害我重要领导人之一、特委委员兼泰兴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同志，造成形势逐渐逆转。加上当时全国革命正进入低潮阶段，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实境下，我江北红十四军全体指战员，虽经多次顽强、艰苦战斗，歼敌甚众，但终于无法扭转被动局面，遭到了惨重损失。

超时同志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奉调偕妻子吕建英同志

往淮海特区工作。一行人从江北化装南来国统区，经由上海站转乘火车西上。车行至镇江站，不幸被捕、入狱。起初敌人尚不明瞭他的身份，几经利诱、威胁，酷刑审讯，未得实供。卑鄙无耻的敌人，最后竟将当时已生一男孩，取名铁儿的吕继英同志，从女监中提出，推到超时同志面前，厉声叱责：“如再不实供，统统枪毙！”超时同志仍然横眉冷对，凛无一语。

这时，吕继英同志乘敌人未注意的隙时对超时同志说：

“老李！你表现很好！为了党的利益，要坚持下去！如果今天我们死在一起，倒也干脆！万一我在你后死，决不会忘记你！铁儿如能留括下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你放心吧！”

正当敌人黔驴技穷、无可奈何之时，不料这时有一同狱叛徒王益之（原名仇恒忠）出首告密。并在敌人法庭上，指证出了超时同志身份。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深夜，超时同志壮烈牺牲于我镇江市北固山麓。同时殉难的革命烈士，尚有巡视员若干人。——他的遗男李铁儿、当时的妻子吕继英，现时应俱健在。他的遗墓、铭碑，解放后，一直巍峙于我市烈士陵园中，永远让人民前往瞻拜祭扫。

李超时同志英灵长在！

怀念夏佩白同志(诗三首)

· 蒋逸雪 ·

(编者按：蒋逸雪副教授，原籍盐城，久著籍京口。现年八旬，仍在扬州师范学院从事文史著述。五十年代初，先生曾在省镇师执教，与已故之当时校长、我市副市长、民盟主任委员夏佩白先生为道义、莫逆交。兹应本刊约稿，邮惠曩年酬酢、怀悼夏老诗篇数什，爰发表于后。)

中秋后二日邀佩白先生夜饮(一九五五年)

昨晚待月升，	今晨送月落。
前宵月团圆，	今夜月亏削。
光阴似水流，	感此意萧索。
百岁世间稀，	挑灯还自酌。
幽人如未寐，	鲁酒莫辞薄。

夜雨卧病梦已故佩老来探二首(一九六三年)

交情岂以死生殊？	冒雨浮江望病夫。
听到夜台愁寂寞，	枕巾赢得泪痕粗。

——其一

当年矜傲喜平亭，	廉蔺论交应负荆。
折节忘年征契合，	襟怀如海仰耆英。

——其二

日本森本长老访问焦山记

· 茗山 ·

一九八〇年四月廿四日上午，日本招提寺住持、鉴真大师第八十一代继承人森本孝顺长老（以下简称长老）一行十一人，为了鉴真大师真身法象归国探亲盛事来华，由江苏省、镇江地方首长陪同到焦山参观访问。八时舟抵江岸，我和职僧四人及群众百余人在山门口列队欢迎。长老等走进山门时，寺内钟鼓齐鸣，香烟缭绕，灯烛辉煌。长老到天王殿弥勒佛前顶礼三拜，行至大丹墀，长老停足凝神注视了雄伟的大雄宝殿。进殿拈香礼佛，这时，我寺僧侣唱香赞和祝延偈。唱毕，为欢迎长老光临顶礼一拜，长老回礼后，又仰首注视了大殿当中的螺丝结顶。走近罗汉台，长老问：“罗汉像是那个朝代的？”我答：“是明代的，距今五百多年。”长老又问：“为什么不装金？”我答：“为了保存他们的本来面目。”长老一笑说：“哦！日本也有古文物不加装饰的。”从海岛绕到大钟前，长老又问：“听说中国寺庙，在大殿外面建有钟鼓楼，为什么你寺大钟放在殿内？”我答：“我国寺庙安置钟鼓，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将钟鼓架在殿内，另一种形式是在殿外建立钟鼓楼的。长老到北京，即可看到。”

走出大殿，进斋堂，长老礼佛后，仰视当中一块匾额“当思来处”，问“这是什么意思？”我答：“僧众吃饭，首先应当观想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长老恍然说：“我明白

了！这是五观之一。”经大寮至念佛堂，长老礼佛后，我说：

“我寺僧众每天到大殿作二时功课，晚间在此念佛一支香。”长老问：“念什么佛？”我说：“念弥陀佛。”长老看看佛像又问：“供的是什么佛？”我说：“是什迦佛。”长老向我做着弥陀手印说：“为什么不供弥陀佛？”我说：“我寺开始修复，来不及雕塑，暂供这尊现成的佛像，今后还要重新塑造弥陀佛像的。”走出念佛堂，到方丈丹墀，长老看见四株枇杷树，问：“这是什么树！”我说：“是枇杷树。”长老又问：“为什么种这种树？”我说：“为了供养佛菩萨。取其四季长青的意思。”长老说：“我看过鉴真大师医书，曾说枇杷叶可以治病，我想带几片树叶回去供奉鉴真大师。”我说：“长老名叫孝顺，对鉴真大师真正孝顺呀！”长老笑了，大家也哄然一笑。长老解释说：“我的名字，是依据戒律所（《孝顺名戒》），故名孝顺的。”

走进方丈室，长老抬头一看“海云堂”三字横匾，坐下问道：“何故名海云堂？”我说：“华严经中有一位海云比丘，就住此焦山（古称“海门国”），焦山就是海云比丘的古道场，故而我寺自古就建有海云堂。”长老说：“我在海云经中，也曾见到海云比丘故事”。这时，有人送茶果来。我介绍寺史说：“焦山定慧寺，创始于东汉兴平元年，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八十六年。那时是一座小茅庵，到唐代，玄奘法师弟子法宝禅师，鉴真大师弟子神邕法师，先后来山，兴建了大雄宝殿及各处殿堂，遂成为十方丛林。”长老说：“我招提寺也是十方丛林，也是佛学院。”我继续说：“我寺在东汉名普济庵，宋代名普济禅院，元代名焦山寺，清康熙改称定慧寺。”谈到过去日僧来访的历史，我说：“唐代有日本高僧空海大师，明代有日本画圣雪舟大师，近代有日本佛

教名济友松圆帝、藤井草宣、岸文贞、大谷莹润等，都来过镇江金山和焦山。他们或是参观访问，或是讲学取经。”长老说：“空海即是弘法大师，为日本密宗初祖。雪舟不仅画好，对佛理也很精通。近代几位名流，我都认识，可惜多已去世了。”

这时，长老从旅行包中拿出几样礼品，站起来送我，我也同时站起接受下来，又从房中取出几样礼品回赠长老，长老看见纪念鉴真大师的条幅说：“这一幅我应当受下。”又见纪念荣睿大师和普照大师的两幅，接着说：“这两幅我代你转送兴福寺和大安寺，较为合适。”我说：“很好很好。”（因为日本兴福寺是荣睿大师住过的寺庙，大安寺是普照大师的寺庙。）我随即向翻译同志说：“请长老留点墨宝在焦山作纪念，好么？”长老听了翻译传达的话，很高兴地连连点头。这时有人已将准备好的文房四宝拿到桌上，长老站起走近桌边，提笔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字，下署“招提长老老顺。”翻译对我说：“日本德田先生也要你写一幅字！”我随即提笔写了“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八字，下署“定慧寺茗山。”彼此写的十六个字，合为日本长屋王子的四句成语。但古为今用，在今天，却含有中日两国人民包括佛教徒在内要世代友好下去的深远情义。

大家在海云堂吃了一碗糖白果（焦山的土特产）。这时，随行记者要我和长老握手照相，我知道我们僧侣礼节，是合掌或顶礼，不用握手的。请记者先征求长老意见。记着问长老，长老也说：“我们不习惯于握手，但为日中友好，不妨破例握手留影。”于是，长老和我都以右手相握，左手竖掌，让记者拍了照。

从海云堂向东，陪往碑林参观，长老风趣地说：“历史上

焦山招来了那么多文人名士，留下了像瘞鹤铭那样有名的碑刻，能否允许现代人也留下些手迹？”首长答道：“完全可以。”又从碑林转身向西，参观三诏洞后，首长们照顾老者的健康，怕他上山太劳累，劝他不要上山，他兴致勃勃地说：“你们请休息，我一人独往。”大家又陪他走上半山腰的壮观亭，长老们欣赏江景时，陆九皋同志（市博物馆长）和我一同向他介绍了江上风光。坐下休息时，又谈了些亭史和联句含义。到此，长老听从大家劝说下山了。走到寺前，又和同人合影留念。我和僧侣十余人及小学生数百人在山门外列队欢送。送到江边时，长老对我说：“焦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年我还要再来看看！”我说：“长老再来，我们更加欢迎！”长老又亲切地对我说：“请你和你的弟子来到日本访问！”我说：“有因缘一定来拜望长老。”我本来准备上船过江送他们上火车的。由于走到码头时，长老握着我的双手竭力劝阻，首长们也劝不要送了，但我们临别依依之情难舍，只得凝视渡船过江，等他们一行上车开后，始回寺休息。

森本长老访问焦山这回事，上面已经写完了。下面还要补充记述和说明三点：

（一）长老走出方丈室时，还曾到丹墀枇杷树下，亲自摘下一片枇杷新叶，放在包中带走。当时，我以为是带回供养鉴真大师的。事后，想到日本过去有一位著名诗人，名叫松尾芭蕉题在鉴真大师像前的诗碑俳句：“愿将一片新叶，擦掉你的泪痕！”又想到我国现代诗词专家赵朴初居士在迎鉴真大师像归国词中，最后有两句：“故乡无数新新叶，待与离人拭泪痕。”因此，感觉到长老摘下一片枇杷新叶，是别有他的新意境的，可能是：他认为鉴真大师现在回到故乡，

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看到寺庙处处复兴，已经开颜含笑，可以用这片新叶，擦掉他多年来双目中望乡之泪了。

(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这四句话的来源是：在公元八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长屋王子，委托遣唐使，送中国僧侣一千件袈裟。每件袈裟上都绣有这四句话。现在森本长老和我各写两句，配合起来，旧话新提，古为今用，可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包括广大佛教徒在内的亲情友谊加深，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世代永远友好合作下去！

(三)我送长老的三个条幅内容，是三首七言诗：

1.迎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

六番东渡为传法，一旦归来是探亲。定力慈心千古式，承先启后两邦人。

2.赞日本荣誉大师

留唐学律十余年，访得真师志更坚。为法忘躯何足惜，祇因东渡结来缘。

3.赞日本普照大师

因悲本国教衰微，愿往唐朝请法归。百折不挠经廿载，迎师东渡得传衣。

镇江原绍宗藏书楼创立概况

• 王旋伯 •

清朝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告成以后，设阁储存四部于北京、今天的沈阳和承德市，号称“内庭四阁（北四阁）”。另外抄写三部在江苏省扬州北门外建筑文汇阁，镇江金山上建筑文宗阁，浙江省杭州建筑文澜阁，分别储存，号称“外三阁（南三阁）”。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建立天京（南京）革命政权，太平军与清军在江浙两省多次作出激烈的战斗，在两方战火中，文宗阁、文汇阁藏书全部毁失，文澜阁幸得保存了半部（后经抄补齐全，现收藏在浙江图书馆内）。以研究古书版本驰名的莫友芝在《宋元旧书经眼录》中叙述：曾国藩曾经嘱托他访求过文宗阁残存书籍，无所收获。三十多年前，我在镇江四牌楼一带旧书店中，还曾经见到过一二残本，索价高昂，奇货可居。

一九三〇年以后，镇江人吴寄尘先生在伯先公园内云台山上创建藏书楼，为了显示恢复文宗楼的志愿，以“绍宗”为名。当时吴先生任南通大生纱厂经理，生活富裕，自己出款建筑，又得商人丁子寅热心赞助，付出巨款，建筑了一幢坚固高楼，于一九三三年三月落成。此楼与门前原立“绍宗国学藏书楼”题刻，至今无恙保存。又在楼东建成一幢精致美观的平房，堆石积土，地基较高，窗外有平台，暑天夜晚，可以纳凉。平房前栽种着四时花木，可以供人玩赏。现

在这幢平房已拆迁无存。

吴先生家中本有藏书很多，书室自称“味秋轩”，多数书箱上刊刻“味秋轩藏书”五字，运到楼中收藏的充满了六间屋子。一九三四年，吴先生患病，长期居住平房内休养。一九三五年秋季，吴先生去世。镇江人士在伯先公园内集会追悼，遗体葬在南邻竹林寺旁山丘上。

当时，这藏书楼尚属于筹备阶段，对外未开放。吴先生原曾邀请常州孟心史先生（名森）主持，未应聘。初由南通吴士湛在内担任干事，编写书目。吴士湛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善绘国画。在他任职期间，油印过简单书目一册。吴先生逝世后，冷御秋先生、柳翼谋（诒征）先生、尹石公先生共同管理书楼事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吴士湛辞职，由我（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旋伯同志。也系当年无锡国专毕业，现在扬州汉语大辞典组任编纂。）继任干事。另有修补线装书的工友一人，管理、培育花木的工友二人。一九三七年九月我辞职，至江都（今扬州市）县立中学授课，又由殷吉符继任。殷家在黄墟，系清末秀才。在我任职期间，曾准备将所藏丛书，写出细目。稿本只写二三册，未能完成。

关于书楼经济来源：吴先生本在南通设置了已将垦熟的棉花田若干亩，准备以棉田收入，作为经费。不料一九三六年夏天，风暴成灾，海水灌入棉田，开垦的成果完全丧失，成为废地。遂由冷御秋先生在上海邀约当时金融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成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柳翼谋、尹石公、冷御秋担任。委员有居住上海的胡笔江、唐寿民、陈光甫、吴蕴斋、吴言钦、严惠宇等人，又有居住镇江的包允恭。每月经费，约需当时法币百元，购书、修屋等费在外。其中某些委员每年出款百元，补充经费之不足。

当时楼中藏书：丛书数量较多，书籍、书橱充满两间半楼屋。从版本角度来看，时代稍远的，有清初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是初印本，字迹明朗。时代甚近的，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元善本，书版宽阔，开卷阅读，如见原书。其他书籍，明刻本只有二十多部。清代精刻极多，如林佶手写制版的《渔洋菁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顾嗣立秀野草堂刊行的《元诗选》、《温飞卿诗笺注》等；以及清末以刻本驰名南陵徐乃昌、贵池刘世珩等氏刊行的书籍，都充满架上。吴先生去世前，已经付款订购的《四部丛刊》续编和三编、《四库全书珍本》、影印《宋刻碣沙藏经》等书，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都陆续寄到书楼，编目收藏。

手写本值得一说的，有下列两种：一是敦煌石室中收藏的唐人手写佛经一卷，内容不是某种佛经全部，而是残余的一卷。佛经何名？已难回忆。宋代米芾《海岳书史》说：“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躞，锦褙绣褙”。这里的金题，是说以泥金书写题签；玉躞，是系缚卷轴的带子上用玉别子（一名插签）；锦褙，是说卷首贴绫。从这轴佛经残卷上，可以看出：此写本并未经过后世重行装潢，仍然保持着唐代的原状，为今时罕见。一是清代满族女词人太清春（又名西林春；一七九九—约一八七六）夫妇的诗词稿钞本计共四册。抄写者字迹平常，前后无序跋，也无太清春手迹。原系词人况周颐在北京购买到，重行装订的。每页用宣纸衬托，每本封面和封底，用虎皮笺制成，极为美观。后由况周颐赠送吴寄尘先生，作为祝贺其六十寿辰的礼物。从内容来看，太清春之夫奕绘（太素道人）诗集较多，体裁多数是五律诗，造诣不高。太清春当年曾享有盛名，过去有人评论清朝

满族词人时，曾赞叹地说过：“男有纳兰性德，女有太清春。”她的词集名称是《东海渔歌》，南陵徐乃昌已经依据这部手抄本，木刻行世。以后，开明书店编辑的清词集中，又收入徐氏刻本。所以这一部曾经收藏于绍宗楼中的钞本，虽然在抗日战争前夕已损失掉，但太清春写出的原词，并未荡然无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上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前线失利。冷御秋先生携带家属远迁重庆。殷吉符老先生年近六旬，又无人支持，未能仿效柳翼谋先生选择南京龙蟠里图书馆中善本（柳先生时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运往苏北兴化县储存，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然运回南京的办法，又未能仿效尹石公先生检点《江苏通志》全部稿件送交竹林寺僧侣存入地下室（尹先生时任《江苏省通志》稿件整理处编纂），汪伪统治时期，运往苏州，继续整理的办法，致使绍宗楼藏书在镇江逼近沦陷时，不幸全部散失。犹记我于一九三九年至镇江，见到伯先公园前马路旁某些出售香烟、肥皂等零星用物的小商店，架上木箱，即有“味秋轩藏书”五字。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在镇江京江中学授课时，星期日常至旧书店，又见到某些书籍，即是绍宗楼藏书，封面或首页，盖有“味秋轩”印章，都是亲手检查过的。感慨不胜！

四十年前的旧事，现时头脑中印象已多模糊，仅就回忆所及梗概，走笔成文，以供稽考（1981.5.4写毕）。

重建镇江伯先公园内藏书楼简介

· 姚 荷 生 ·

乾隆卅七到四十六年十二月（一七七二——一七八二年一月）间，清政府广征天下图书、设馆、编修成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原缮有四份，建阁储藏于北京等地。后又续抄有三份，建阁分藏于南方镇江、扬州、杭州三处。内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共收古籍三千五百余种，合七万九千三百余卷、三万六千三百余册。其拨交镇江的一份，则于金山建“文宗阁”以度藏之。迨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春，此文宗阁及《全书》均毁失于战火，深可痛惜！镇江有心人士曾先后倡议恢复，但以绌于财力，未能实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邑人吴寄尘先生慨然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捐资兴建新藏书楼于伯先公园后山上。购、赠古籍、图书约二万册，珍藏其中，题名曰“绍宗国学藏书楼”，以示“绍继文宗阁”之意。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镇江前夕，藏书又不幸完全散失。在建成此楼首尾近五年（一九三三——一九三七）中，吴寄尘先生病逝后，绍宗楼事务总负责人系当年著名历史、文献学家、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与尹石公、冷御秋三位先生。实际在内担任管理工作的，则先后有吴士湛、王旋伯、殷吉符等专攻古籍的学人。

解放初期的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间，镇江巨商严惠宇

在上海开设之烟厂，因积欠工人工资，为工人同志将其在厂内的资产全部封存，其中包括有一部份珍善图书。此消息为笔者（编者按：本文作者。当时任江苏医学院副教授兼镇江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局长）所得，即报告当时市长何冰皓同志，请予同意派人去上海联系，要求烟厂工会将这批图书赠让与镇江人民，由市府重行修葺旧绍宗楼贮藏。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当即同意。遂由文教局立刻派人持介绍信至上海洽谈，烟厂工会慨允无代价赠送。于是市府拨款重行修葺绍宗楼，将从上海运来之古书收藏其中。邑人闻此佳讯，纷纷捐赠图书古籍襄济。当年的绍宗楼负责人柳诒征老教授适回镇江原籍探亲，欣闻此事，热情赞助，亲来市文教局，表示愿为恢复绍宗楼尽一臂之力。市府特设午宴，欢迎柳老及与之同来的尹石公二位学者。由市长何冰皓同志、付市长施光前同志、积极响应此一倡议的邑人吴子周等和笔者作陪。饭后市府备车，又继续陪同二老畅游北固、金、焦三山名胜。柳诒征先生兴致甚豪，曾赋诗纪盛（见92页）。尹石公、吴子周等先生均有即兴唱和。其后，当时镇江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陆小波等，亦闻风兴起，会同柳诒征、尹石公二先生在上海向镇江籍巨商大贾劝捐图、籍、文物。犹记捐献最多者，首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先生。笔者曾代表市府，为此至沪致谢，并组织力量将此等多批图书运来镇江，入楼妥藏。后陆续有增添（如：一位在天津的镇江人士，就曾捐赠过大批书籍、文物），至一九五二年底，楼内藏书已达七万册（文物除外）。内有现已常见的明刻本唐人白居易编、宋人孔传续的《白孔六帖》百卷，本出自泰兴名藏书人季沧苇家；孤本明刻宋人钱绍著《钱氏私志》一卷；又有元刻本宋人王应麟辑《玉海》二百卷等，可